

公孫龍子

顛三

公孫龍子卷上

顛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有悟而正名實焉

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

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
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
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
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
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
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

類三

一

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
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
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
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

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

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

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

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眾夫是仲
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
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
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
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
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
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公孫龍趙平原
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

顛三

二

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
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
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
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
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
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
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
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
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
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
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
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

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

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於是其材而用之無

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

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

顛三

三

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

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

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

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
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
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
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
至然與意之所思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言既

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
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
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
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

君不

顧法則國無政故聖陪故龍以子之言有似

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

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

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

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

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曰何哉曰馬

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

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况

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

類三

四

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曰有白馬

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既不可謂無馬也有

不可謂之無馬則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

白馬豈非馬乎連而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

何也白與馬何故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

白馬黃黑馬不可致白之於衆色也故離

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使白馬乃馬
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

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

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

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

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

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踈已則叛之

何可私其親黨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

而踈於天下乎

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

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

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

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

君命乎故守白命馬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

若非能致衆馬審矣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

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

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

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

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馬者馬與白也

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

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曰馬未

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

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

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馬不

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

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曰以有

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

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

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有

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

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

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

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擲異處此天下之悖

言亂辭也黃白色也眾馬形也而強以色為

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為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
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
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
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
擲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
黃取白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亂之甚矣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

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

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實曰為

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
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

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

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

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

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取於色。故

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

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忘懷而白馬者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

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顛三

六

獨可以應耳。

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

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

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

乎。所私獨應命物。適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

白馬非馬。

色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

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

人私親而皆踈則踈者叛矣。踈有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
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會中而靈鑒有餘
屬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
親在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
踈所以四海同
親萬國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 公孫龍子 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

天下無指物無

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

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

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

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

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

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

顛三

下之所無未可

而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

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

所以天下無

適其適不可謂之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

是非故無是非也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即夫非指之非乎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

七

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

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有物

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

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

也非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指物皆不為

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以有不為指之

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以有不為指之

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

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

也或二名或彼此更相

為指皆謂
之兼也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

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
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

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
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

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

也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

既不能與物為
指故非指也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為非指

乎誰謂指
為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

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謂有無物

故非指乎明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
本無指也

而乃與為指反覆相推別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
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不可合一以為二曰

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類三

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右亦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

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

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

二乎曰可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

可一不可謂二亦不可謂之一必矣物曰右

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

為鵬忠變為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是

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

曰變隻鯤鵬二物隻以變為二矣曰右鯤化為鵬

一物化為一物如右移曰右苟變安可謂右

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

明二可一而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

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

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牛合羊非

合謂之馬故二物不可為一明矣曰何哉曰

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

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

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此於牛為有餘矣以

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

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此於羊固不足矣

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

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羊有

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羊有

類三

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九

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生

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謂牛為羊又

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羊牛有

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

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

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

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舉牛羊若

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

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為二矣則

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

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

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

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

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

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

也上云羊合牛今日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

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變亂生焉人之

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

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

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

者雞以為非雞而牛羊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
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材其無以類審矣與是謂亂名是狂鑿馬
警正以

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
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

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曰他辯曰青以白非
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黃白以青非碧白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

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

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不相
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

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
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

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
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害故

曰相鄰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
害其方也

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

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

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

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

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辨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

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

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

舉則國強而君壽矣

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

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君道也青臣道也

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

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

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
青不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
君道之所以亂也
由君不正舉也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

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

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
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為
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
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

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
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

白明俗謂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
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

故寧取於黃以類碧其雜也其與暴乎
於馬馬喻中正也
碧其雜也其與暴乎
正之

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之
青而白色碧之材白儻不勝亂
暴則君臣

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

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非正舉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

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

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六萬

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

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

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

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

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

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

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
人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
石與堅二物故曰無
白得堅其舉也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
也非三也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

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

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

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

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

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

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

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

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

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

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

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

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

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

目能見物而不可見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

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

之義非實觸但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

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

於堅白之中其堅

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

顛三

十二

自藏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

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

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

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

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

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

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辭於趙曰石之白石
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

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

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

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

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
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

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

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夫堅

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於與石同體乎曰
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

者固乎然其無已賓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

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
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

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
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
萬物之與堅固然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
不相離其無已矣

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

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

不離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
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

不見相與藏也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
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

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

手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
曰其異任也目有自不能見於堅不可

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
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

城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

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

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

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

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白

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

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

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

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

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

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

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
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
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
反覆相見則堅白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
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力與知果不
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若因是果謂果失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
果決不得矣故不如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
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

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
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

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
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
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
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
不得其實則不知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
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

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

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推與精神不得

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

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

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

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

之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

堅不得白而類三况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

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十四知離也推

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

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十四不相須故不

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

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

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

我同親天下安存

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修廊廟朝以車服

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實以實

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大小

其所實不曠焉位也眾萬之卑高器得其材

人堪其職庶政無關出其所以非位官器用

尊卑有序故曰位也與制器

過制或僭於上或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

濫於下皆非其位與賞刑有尊卑神亦異數以其所正

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也正者皆正以不正亂

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其

於正則眾皆疑之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

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

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謂不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

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於此

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自

頤三

十五

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

當也忿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故彼

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矣

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

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實而此

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

實不相濫故曰可此且彼不可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彼且

而謂此且與彼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

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實所以命實也

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

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

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
至矣哉古之明王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
 人之所重慎之者也以名成教於事物以施教
 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教
 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明矣是以通矣物非名也
 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由
 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
 其施行者慎也
 其名實而慎也
 其施行者慎也

公孫龍子卷下



